



舅舅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生活没有蒙太奇

超市商品种类繁多,素有选择困难症,犹豫着该从哪里下手,听到一个迟疑的声音:赵老师。扭头,是位约莫30岁的女人,带着3、4岁粉嫩嫩的闺女,奶声奶气打招呼:婆婆好。这年龄,再也糊弄不了小孩的智商,都能准确分辨出我是奶奶级别。

见我茫然,女子赶紧解释:赵老师,我是2010年在医院实习的XX。隔着10年的距离,这实在考验记性。我院的实习生多是专科,年龄在20岁左右,女孩读书早更青涩害羞,常常着急她们都快毕业了,还扭捏得像个中学生,怎么与患者交流沟通。

看学生穿着考究、妆容得体、举止从容,小姑娘礼貌、有教养,说:很好,看上去发展得不错哦。学生呼一口气,似有千言万语想倾诉一番,说出来却轻风细雨:赵老师你知道,我们学校的文凭哪里好找工作吗?这些年我真的很拼,不过现在还算马马虎虎吧。

我知道,农村孩子缺少背景,那个学校的文凭很苍白,就业形势不好,她口中的马马虎虎真的只是某些人的起点。一别数年,再见她时成熟稳重,有一份好工作,和美的家庭,我能想象她的付出。很喜欢的一个农村学生说:赵老师,有些人努力能达到的目标,我们X努力都不行,必须是XXX努力。这个学生靠着3X的努力,在不公平的竞争中,得到了他那个年龄的成功。

影视剧里,总在故事经历了曲折波澜,一路奔腾的浪潮进入到一段平缓的河流,角色的命运开始好转或者糟糕时,屏幕黑下来,一排大字“N年后”。再现:好的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,或者功成名就,儿女环绕;坏的就是爱人劳燕分飞,或者唏嘘哀伤、孤单落寞。这是艺术作品中的蒙太奇。

准备出门旅行两天,出发前感冒了,

头晕鼻塞得厉害,对付感冒我一向依靠白开水和睡眠,轻易不吃药。在玩耍的过程中,所有症状似乎都消失,我庆幸生病在享受中好转,如同蒙太奇一般神奇。然而回来第二天,所有症状汹汹反扑,还添加了咳嗽低热等新问题,不得不加大力度才扑灭了疾病。

你看电视剧里患了绝症,镜头转换就是亲人的哀悼,以为死亡是终结是悲伤,其实不知有时候死亡是解脱。相对亲人精神的伤痛,病人身体承受的折磨,和绝望的煎熬才是最深的苦难。

饶是在医院工作多年,看太多生老病死,面对那些受病痛折磨,一次次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,家人拖得精疲力竭,自己活得辛苦艰难,我都无端地希望来一组蒙太奇的镜头,转入下一个场景,不管好坏,都是走出沼泽的轻松。

但是生活没有蒙太奇,好的坏的都得一天天过。有人成功,实则背后太多努力艰辛;有人失败,除了运气不佳,更多是自我放纵松懈。比如有人健康,有人生病,除了基因和大环境等不可控因素外,更多的致病原因是你自找的,诸如:吸烟、酗酒、熬夜、肥胖、缺少锻炼、压力过大、心态不佳等等。健康从来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一位粉丝患者,深陷焦虑和抑郁,出现诸多躯体症状,看我文章羡慕我心态好。其实她不知道,大约10年前我的状态比她糟糕,整天郁郁寡欢、焦躁不安,并且出现阵发性心悸、肠道激惹症状等躯体表现,不得不找心理医生帮助。

但在求治的过程中,发现心理思维太过微妙,很多不能描述清晰,而且有些心理活动根本不能言说,医生的手段肤浅粗糙、套路化,对我的帮助甚微。在探究自己心理活动的过程中,发现只有自己最能体谅自己,于是参加了一个心理



咨询师周末培训班。

那时刚满40岁,正是医生的黄金岁月,工作繁忙,有家庭孩子需要照顾,时常缺课,老师担忧我怎么能通过考试。他的预测非常准确,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考试不过关,然后我没参加补考。这不是我的专业,而且我觉得达到了目的,通过学习改变了一些认知,对情绪管理、心态调节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你看我现在心态好,那是一天天时间修炼、一桩桩事件磨砺出来的,中间反反复复,哪里就像屏幕上一行字:十年后。一个忧郁烦恼、情绪不稳的女人,就变得豁达开朗、积极乐观起来。影视作品浓缩时间、经历、剪辑和组合使故事更有吸引力,但是生活只能分分钟过,美好的时光延不长,糟糕的日子缩不短。

生活没有蒙太奇,所有结果,更好或者更坏,都是自己选择和行为的慢慢积攒。下一个镜头,希望更美好愉快,需要珍惜每一天。

连载



这真是发高烧吃糍子,满口胡(糊)诌,不幸的事情接着就发生了。在高温下,死了两头猪,一头四十多斤重,一头二十多斤重。李书记当即命令:将四十多斤的猪用绳子套在一个三十多岁的女饲养员脖子上,另一头猪套在另一位不到十七岁的女饲养员身上,把其余的猪赶到圈里去。处罚的根据是猪草为何不多弄一些,饲料为何不够一些?都因人不勤快。两位女饲养员明白李书记是白布做棉袄——里外都是理(里),在毒花花的太阳下站立一个多小时,当真是疔疮长在喉头上,有痛不能说。

也许是因为李书记的肚子饿了,命令把死猪烫了,招待前来开会的干部,算是打个牙祭。在当时能吃上猪肉很不容易啊。

我印象最深的还要数那次开发生产现场会的预备会。这主要是因自然灾害将人们的肚子饿怕了。会开到深夜,高峰管理

区有个叫桂恩元的队长,憋不住尿,到礼堂外撒泡尿,还没有撒完,就被李书记逮个正着,李书记是一个屋顶上开门——六亲不认的人,甭管你是他手下的一个队长,将其抓上台就斗:“你为什么要破坏生产?拉尿拉到我亲自种的、专门给县区领导来视察的、给全乡一万多社员做榜样的高产试验田上,你安的什么心?”

这真是白布掉进染缸里——洗也洗不清。不仅如此,桂队长哪曾想到撒包尿会这样严重,没吃过油,听到过榨响的,不晓得李书记哪个“奖赏”自己?这一惊吓,他一下子晕过去了,剩下的半泡尿也就撒在裤裆里。李书记当场宣布:撤消桂恩元的队长职务。

不知是老天有意,还是真的是桂恩元那包尿的破坏,竟然让李书记的高产试验地在第二天的现场会里挖不出红苕来。表面看红苕的长势的确喜人,粗根的青藤,绿绿的大苕叶,苕头儿却只有几个须须,这丢尽了李书记的面子。

最让人说不出壶的是抄和平管理区张坡岭徐兴成家的行动。徐兴成是个爱劳动又节俭的人。自然灾害年间,因他家傍山林,爱挖点荒地,种点绿豆、红豆、胡豆和高粱等杂粮,吃的和其他乡亲相比自然就富足得多。

李书记是不吃桑叶的老蚕,尽是丝(私)。一天夜里,他指派几个人到徐兴成家抄家。据说是有人向李书记举报徐兴成偷盗。这些人一去,可没有空着手回来,腊肉、大米、绿豆等装了几大口袋。徐兴成成了名至实归的埋头财主,再多的理由,徐兴成也不敢把东西要回去,只有听凭李书记发落,

十天半个月过去了,没有任何人给徐兴成回话。徐兴成心里明白李书记做事是草上露水瓦上霜——见不得阳光。乡亲们问起他到底咋回事,他只能摇摇头,呵呵一声苦笑。

打魏剃头事件后,我也再没有做过李书记的垫脚石。他的所作所为,我无法去矫正,他让我做的事,我私下里会做一些变通,尽可能合情合理。也许他知道我要调走了。一次开会结束,他叫住我说了一通话:“小吴,凭我看,你们知识分子是开元通宝,却不是做官的料。没有我这样口袋里装西瓜——直进直出,有魄力。”

我心想,做人不管外圆内方还是内圆外方,都要适应环境,不悖情理,以人为本,不要河里摸不到鱼——抓虾(瞎)。我在这乡没有呆多长时间,调走以后,听说上面来人调查李书记了。

这些事过去了半个世纪,这些人依然是那样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,难以忘记。李书记结局怎么样,我不太清楚。想来,他身上的那些特性打上了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些烙印,或许是我碰上的个例。

第十章 与“战犯”同行

我与战犯同行是一九六零年秋天的故事。战犯是谁?杜永兴,四川省达县新溪乡张坡岭人氏,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,曾被列为战犯。他与我有点沾亲带故。他是我那大家族又同院子的侄孙吴传位老师的姻叔,论辈分,我还长一辈,论年龄,他已经六十二岁了,我才过而立之年,我是不倒翁盖被子——人小辈(被)儿大。